

投稿信箱:jiaoshidubaohui@21cn.com



别让中小学体育沦为摆设

读完《中国教师报》第460期“总编七日谈”《体质不强,谈何栋梁》一文后,感触颇深,文中谈到2011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公布的“2010国民体质监测”结果表明:大学生的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继续出现下降,中小学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不断增加,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持续增高且出现低龄化倾向,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确实已迫在眉睫。

一门小小的体育课,看似不起眼,却是作为“人”的教育的一个镜子,绝不能小看!它关系到学生体质的强弱、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大。体质不强,谈何栋梁?没有健康的身体,就根本不可能有民族与国家的强大。强烈呼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学生身体素质,千万别让中小学体育课沦为摆设!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万宝中学 王桂华)

编者回应: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下,体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因为现实离“重视”差得太远,连国家规定的最基本的体育课都无法保证,经常被挤占,更何况课外体育活动。重视体育,应该从最基本的做起,首先是别让中小学体育课沦为摆设。

有梦想更需有行动

读了贵报第467期《为梦想出发》一文,很受鼓舞。教育梦,其实就是每个教育人的幸福梦,更是华夏儿女日夜想的强国梦。但我更想说,要使教育梦成真,需要每个教育人艰苦卓绝地奋斗。

有人可能会说,教育目前问题太多,离“规定动作”都有很大差距,甭谈梦想了。我以为,正因为目前教育迷失了方向,才需要用梦想去点灯指路。当下最要紧的是振作精神,鼓足勇气,用行动说话。教育应该从最基本的问题改起。譬如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搞升学率排队,学校不再以单一学科成绩考核教师,教师不再以重复低效作业和频繁考试来卡学生,让教师有更多培训选择权,让学生有更多自主学习时间和空间……只有让管理回归常识,教育才能走上正道。

愿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实实在在做好本职工作,梦想才不会太遥远。

(浙江省奉化市教育服务管理中心 周建国)

编者回应: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即使有最美丽的梦想,不去努力奋斗,这梦想也不过是南柯一梦。实现中国的教育梦,需要每一位教育人去努力奋斗,改变当前教育中不合理的现象。如此,梦想就会一点点变成现实。

山区学校何时才能普及多媒体

读了贵报近期关于黑龙江省宁安市石岩学校举行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的内容后,我有一种失落感,深感山区学校的落后。

我们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广东省兴宁市山区,是一所农村中学。听说现在很多学校的教师几乎都配有一台电脑,方便大家搜集资料、制作课件,以提高教学水平。相比之下,有100多位教师的我校却只拥有10台电脑,一个多媒体教室,而且电脑还是一些单位换代的淘汰产品,其质量可想而知。虽然学校要求教师在开展公开课时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首先是硬件设备不健全。电脑台数太少,配置太低,上网速度像蜗牛爬行,还经常死机等,这就很容易打消教师参与制作课件的积极性。其次是配套软件跟不上。教师没有专门培训,操作能力差,经常顾此失彼;课件不是网上下载就是制作粗糙,不切合学生实际等,这就容易导致课件的质量问题,影响教学水平的提高。

(广东省兴宁市新陂中学 曾文武)

编者回应: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仍然很不均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很悬殊。教育公平是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两大任务之一,尽快实现教育公平是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

提升境界,坚守真正的教育

现在很多教师把自己的工作当成谋生的手段,当成一种早已厌倦的职业,他们把大量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打牌下棋上网聊天上。可想而知,这样的工作状态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读了《中国教师报》第465期《守望真正的教育》一文,笔者深有感触。的确,不管现实怎样无奈,作为一名教师,我们都应该坚守真正的教育,都应该有自己的教育理想、自己的教育探索和教育反思。我们应该重视教育的内在规律,认真研究学生,研究教材、教法。应该有春风化雨般的爱心和耐心,既教书又育人,既是学生的良师又是学生的益友,更力求成为学生的楷模。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潜能,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应该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探索规律,发现真理,让他们成为具有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境界,才能让学生在回归本真,这样的教育才会成功,学生才会受益!

(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里留小学 马庆岩)

编者回应:职业倦怠是一种普遍现象,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如此。在外部环境无法立即改变的情况下,教师仍然可以选择自己的态度。既然选择了做教师,就努力去做教师应该做的吧,你的努力一定会结出美丽的果实。

让幸福在心中生长

——记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减负改革

□ 实习记者 金锐

“你幸福吗?”最近已成为了一句最流行的问话。然而这句话问到我们的学生时,也许很多教育者都会陷入沉思:他们幸福吗?

幸福的童年应该充满自由与欢乐,而不是被沉重的学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更不是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辅导班。只有将童年还给孩子,让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健康成长,我们再到这个问题时,才会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很幸福!”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原名幸福村中心小学,似乎从建校起,就在孩子心中植下了幸福的种子。当记者走进学校的校园时,看到的不仅有操场和教学楼,还有那些微笑着挥着手打招呼的孩子们,在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系统的减负工程

日前,北京市教委《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正式发布,教委针对“减负”的关键环节和指标,如课程、课时、作业、考试等,共出台8项具体要求。记者就关于落实“减负新政”的问题采访了朝阳实验小学副校长李颖。

李颖告诉记者,在教委出台“新政”之前,朝阳实验小学就在落实“减负”工作。“新政”出台后,学校又据此进行了新的量化与细则。“其实‘减负’不仅是不留作业、减少上课时间,更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让学生学得高效,让他们在校园里感到快乐,才能真正‘减负’。”

朝阳实验小学通过教学工具、教学方法、教学机

制3方面的建设,努力提高课堂效率。记者参观了该校的网络学习平台,该平台可以帮助学生完成预习、复习、练习等环节,并将学习效果反馈给教师和家长,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帮助。“我每天会花5-10分钟在学习平台上学习,老师对此没有硬性要求,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平台还可以将我每次的作业、考试成绩统计出来,然后和全班的平均成绩做一个对比曲线,这样我一看就知道自己的成绩提高了还是下降了,哪部分还需要更努力。”五(3)班学生王一帆说。

除了打造学习平台,朝阳实验学校还一直坚持对课型、教材、问题的研究,改善教学方法,推广典型课例,还会在校长的领导下,对学生课堂上的注意力集中情况、参与情况、回答问题情况、书写情况等方面进行监控与反馈,以便更有针对性地组织教学。学校还设立了“学生课业负担监控机制”,每天统计教师布置的作业量、学生的完成时间以及作业难度、学生是否感兴趣等内容,并定期进行策略分析,给出调整建议。

丰富的选修课程

“减负新政”中明确规定了每周语文、数学、英语等课程的课时上限,那么,剩下的时间学校会如何安排呢?李颖介绍说,学校会开设各种选修课,建立各种社团,并增加自由活动的的时间。

一个学生正在案板上谨慎地切西红柿,另一个学生的黄瓜拼盘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这正是厨艺选修课的现场。“高年级的学生还会用到炉灶。”李颖说,

“大多数家长都很支持,也有一些担心安全问题的,但只要老师用心点儿,就完全可以打消家长的顾虑。”

另一间教室正在进行陶艺选修课。学生们围坐在一起,将陶泥捏成各种形状,栩栩如生。“每个选修课都有独立的教室,并且教室都是由教师自己设计和布置的。”李颖指着教室周围各种精美而富有创意的布置说。

此外,学校还有劳技、建模、音乐、舞蹈等多个独立的选修课教室,甚至还有专业的录音棚。“我们在考虑给有特长的孩子出唱片。”李颖笑着说。

面对小学生普遍的肥胖率增高、身体素质下降等情况,李颖认为,这需要家长与学校的共同努力。“但学校肯定会尽力的。”

朝阳实验小学上午安排40分钟自由活动时间,由教师带领学生在操场上锻炼,下午还有20分钟的课间操时间。“如果再加上体育课,学生每天在校锻炼时间接近2个小时,而且这个时间是坚决不允许随意占用的。”

高效的课堂时间

学生的作业多不多,什么时候完成呢?李颖介绍说,学校一般不给低年级的学生布置作业,高年级的会适量布置一些,但基本可以在校内完成。“学校强调课堂的效率,要充分利用课上的40分钟。每节课老师的讲课时间一般在10~15分钟,剩下的时间会留给学生,让他们自习或者完成作业。利用课上时间,利用零碎时间,向课堂要效率是教学宗旨。”

记者推开五(3)班教室的大门,向正在看课外书的学生马天一问道:“你们一般几点放学,放学后你会做什么?”

“一般4点钟之前放学,放学后我会用10分钟左右时间在网络学习平台上练习一会儿。然后就出去玩喽。”

“那周六、周日呢?”

“有的同学会参加补习班,但是我没有,我喜欢生物,我看过很多生物方面的书。”

“我去学琴。”“我去学游泳。”“周末我都去踢足球。”“我写了一部小说!”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着。

谈到课余补课的问题,李颖说:“学生课余时间多了,有些家长希望孩子参加一些补习班,这也是难免的事情。这方面学校难以约束,只能建议家长尽量不要给孩子增加太多负担。作为学校,当然是坚持不开任何补习班,不占用孩子的课余时间。老师也会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特长,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童年应该是幸福的。请把童年还给孩子,请让孩子能够真心地说出“我很幸福”,请让幸福在所有孩子的心中生长。



3月16日,为迎接第十八次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的到来,山东省聊城市红黄蓝艺术学校大学生志愿者李云柯(右三)向小学生宣传乘坐校车安全知识。 赵玉国/摄

(上接1版)

教师离幸福还有多远

这样的教师既不能观照自己的内心,也不能观照学生、他人的内心。在师生互动过程中,他们将自己的内在关系模式投射向学生,往往会对学生造成伤害,而自己却根本意识不到。这是典型的“打着爱的名义的伤害”。

对于这样的教师而言,仅靠管理制度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关注、支持、鼓励、认同,而非要求、挑剔、指责、抱怨、批评,他们急需修正自己的心灵地图”。

未来学校管理路在何方

“努力工作的,不一定在学校混得好,而搞关系的才会混得好,老实人总是容易吃亏”,“为教师创设一个和谐、宽松的工作环境,为教师‘留白’,让教师有发挥自我的教学空间,而不是一味地把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任务强加给教师,加重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精神负担”……调查问卷上,大约70%的教师表达了对学校管理的不满。

创造幸福学校,意味着一个旧的学校管理时代的结束,未来学校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其管理哲学。

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专家多尔曾说:“如果后现代教育学能够出现的话,我预测将以自组织为核心。”

对于多尔提出的这个预测,河南省辉县市已经退休的赵彬渊校长进行过创造性的实践。

赵彬渊每到一所学校当校长,都能在短时间内引导教师走上专业发展之路,使学校发生转型性变革。对此,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个谜:没有奖金激励,没有惩罚措施,他为什么能快速点燃教师们的变革热情?

对此,赵彬渊说,调动教师的教育教学变革积极性绝不是很复杂的领导艺术,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调动积极性实质上只不过是教师应有权利的归位罢了”。

这里所说的“教师应有权利”主要是指教师专业自主权。赵彬渊是通过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变革,来实现教师专业自主权的归位的。他把学校的教育工作、科研工作、课程资源开发工作、教师发展工作以及各种教育活动等设置为多种项目,然后选择术业有专攻的教师或学校领导担任项目领导,由其配备组员,开展工作或活动。凡在某方面最具专业优势者,即可做项目领导。

所以,在他的学校,主要的业务性工作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而是通过项目管理的方式来推动的,

比如课改深化、教师发展性评价、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班主任专业发展等。比如,李二英等3位教师是学校课改深化项目负责人。他们在没有领导带头的情况下,被学校派往某学校考察参观。经过一周的紧张考察之后,3位教师形成了12000多字的考察报告,自发组织召开深化课改动员会,提出了全年级深化课改的策略和举措。

项目管理使具有专业优势的教师有了施展才华的空间,使教师成了学习和发展的领导者、教育教学的领导者、学校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也在学校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学习者”的舆论氛围。

“尽己之力者下,尽人之力者中,尽人之智者上。”赵彬渊说,“实施项目管理,让教师领导教育教学,其实质就是在构建一种学校自组织文化。行政自动,工作自主,行为自律,生活(专业生活)自创,价值自现,是我们构建学校自组织文化的目标和支点。”

时代需要什么样的政校关系

“让教师安心于上课,而不是在补无数的无用材料”,“教育检查不要那么频繁那么形式主义,这样教师会更幸福,教育会更真实,学生会更快乐”,“摆脱日常的无谓的检查、繁琐的事情,尤其是与上课无关的”……调查显示,大约65%左右的教师认为,教育行政部门频繁的工作布置和检查严重干扰了教师的专业生活。

长期以来,教育管理者对“强化管理”顶礼膜拜,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工作。然而,强化管理是否能让教育走向秩序与繁荣?

采访中,记者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某日,被即将到来的上级常规检查折磨得苦不堪言的几位教师在一块儿闲聊,不知怎么就谈到了家门口卖“不翻儿”(一种小吃,制作时不用翻)的小贩,羡慕不已,“人家月入五六千元,是我们的两倍有余”……

有人忽发奇想:若是摊“不翻儿”的小贩也像教师一样被管理后会是什么状况?

大家议论开来:开学首先要写一个摊“不翻儿”工作计划,摊“不翻儿”职业道德计划,摊“不翻儿”个性化发展规划,摊“不翻儿”个性化成长方案,摊“不翻儿”安全计划,摊“不翻儿”安全演练计划,摊“不翻儿”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摊“不翻儿”……

每周开一次摊“不翻儿”例会,每月至少写30次摊“不翻儿”教案和反思……此外,不定期举办摊“不翻

儿”月末论坛,摊“不翻儿”省级、市级、校级大小课题研究,摊“不翻儿”新授课、练习课、复习课、讲评课汇报,评选摊“不翻儿”省、市、校级先进个人……(此处省略若干字)以上活动均有一定数量的文字材料,并且各项活动尽量配有照片,进行省、市各级新闻报道……

年终要写以上各项工作的总结。

结果,常规工作做得很好,“不翻儿”却一个也没得上摊……

这个故事虽然荒诞,却发人深思。在《道德领导:抵达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中,美国教育专家萨乔万尼提出了两个概念:“领导的失败”和“训练出的无能”。

所谓“领导的失败”是指,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教学领导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问题是,一旦学校走出困境,学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如果历经几年的努力之后,仍然需要校长强硬的教学领导,教师仍然需要别人为其指点方向,需要监督,需要对他们进行评价,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恰当地开展,那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是一位失败的领导者。

“领导的失败”导致“训练出的无能”:极其狭隘地着眼于知识、勤勉、技能,以致教师变得越来越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色的能力。

教育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落后的实质是管理落后。新课改特别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充分地相信学生,解放学生的学习力。同样,如果把“学生”换成“教师”、“校长”,也一定能解放教育生产力!有评论指出,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初的企业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经明确提出,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立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

幸福需要制度来保障,有了现代学校制度,有了新型政校关系,无论是教师,还是校长,都不会离幸福太远。